讀書雜志

淮南內篇弟八　讀書雜志九

高郵王念孫

本經

太淸之始

太淸之始也和順以寂漠質眞而素樸高注曰太淸無爲之始者謂三皇之時念孫案太淸之始始當爲治字之誤也自和順以寂漠以下二十三句皆言太淸之治如此也高注當云太淸句無爲之治也句今本作太淸無爲之始者文不成義後人所改也文選東都賦注後漢書班固傳注引此並作太淸之化又引高注曰太淸

無爲之化也治字作化避高宗諱也則其字之本作治明矣太平御覽天部十五引作太淸之始亦後人依誤本改之其竹部一引正作太淸之治文子下德篇作淸靜之治者和順以寂寞質眞而素樸是其明證矣

電霰

雷霆毀折電霰降虐念孫案電霰不同類且電亦不得言降虐電當爲雹草書之誤也雷霆爲一類雹霰爲一類呂氏春秋仲夏篇云雹霰傷穀故言降虐也文子上禮篇作雹霜爲害是其證

野菼

芟野葵長苗秀高注曰葵草也引之曰野草多矣不應獨言葵葵當爲莽隸書莽字作莾漢仙人唐公房碑王莽居攝二年成陽靈臺碑陰仲莽字叔武並作莾與葵極相似故誤爲葵說文作茻眾艸也故野草謂之野莽下文野莽白素楚辭九歎遵壄莽以呼風是也壄與野同注葵草也亦當作莽草也泰族篇注莽草也正與此同莽卽草故云莽草也若葵則當訓爲亂不得汎訓爲草矣

縣聯

夏屋宮駕縣聯房植高注曰縣聯聯受雀頭箸桷者念孫案縣皆當爲緜字之誤也隸書緜縣二字相似說見原道旋縣一條下說文櫋屋櫋聯也又曰楣秦名屋櫋聯也齊謂之檐楚謂

之梠方言屋梠謂之櫺郭樸曰卽屋檐也亦呼爲連緜連緜猶緜聯語之轉耳釋名梠旅也連旅旅也或謂之櫺櫺緜也緜連榱頭使齊平也上入曰爵頭形似爵頭也皆足與高注相證櫺與緜聯與連並字異而義同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三十四引此正作緜聯

夏槁

是以松柏箘露夏槁藝文類聚治政部上引此夏槁上有宛而二字念孫案松柏箘露宛而夏槁江河三川絕而不流四句相對爲文則有宛而二字者是也宛與苑同俶眞篇形傷於寒暑燥溼之虐者形苑而神壯高注

曰，苑，枯病也，苑讀南陽宛之宛，莊子天地篇釋文云，苑本亦作宛，是苑宛古字通，素問四氣調神大論，惡氣不發，風雨不節，白露不下，則菀槁不榮，菀亦與苑同，唐風山有樞篇，宛其死矣，毛傳曰，宛，死貌，義與此宛字亦相近，

賢不肖

與貴賤差賢不肖，經誹譽，行賞罰，念孫案差賢不下本無肖字，不與否同，貴賤賢不誹譽賞罰，皆相對爲文，後人不知不爲否之借字，故又加肖字耳，

一人之制　乘衆人之制

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内一人之制也念孫案制字義不可通制當爲刑字之誤也刑與形同（淮南多以刑爲形）一人之形即承一人之身言之文子下德篇正作一人之形又主術篇是故任一人之力者則烏獲不足恃乘衆人之制者則天下不足有也制亦當爲刑刑與形同文子自然篇作乘衆人之勢勢亦形也劉績依文子改制爲勢義則是而文則非矣

慶賀

無慶賀之利刑罰之威陳氏觀樓曰賀當爲賞字之誤也慶賞與刑罰相對不當言慶賀

雷震

天地之大、可以矩表識也、星月之行、可以厤推得也、雷震之聲、可以鼓鍾寫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也、念孫案雷震、當爲雷霆、字之誤也、天地星月雷霆風雨相對爲文、太平御覽天部十三引此正作雷霆文子下德篇同、

有能治之者也

及僞之生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天下有能持之者、有能治之者也、高注曰、有能持之者、桀紂之民、有能治之者、湯武之君也、念孫案有能治之者也、當作未有

能治之者也言詐僞竝起天下有能以法持之者未有能以道治之者也其能治之者必待至人下文至人之治也云云是也文子下德篇作天下有能持之而未有能治之者也是其證高所見本蓋脫未字

能愈多

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伯益作井而龍登元雲神棲崑崙能愈多而德愈薄矣太平御覽鱗介部一引此能愈多作智愈多念孫案當作智能愈多智能二字總承上文言之今本脫智字御覽脫能字文子下德篇作智能彌多而德滋衰是其證

充忍

德交歸焉而莫之充忍也高注曰忍不忍也念孫案高誘誤讀忍也二字爲句訓忍爲不忍於正文無當也今案充忍二字當連讀忍讀爲牣大雅靈臺篇於牣魚躍毛傳曰牣滿也德交歸焉而莫之充滿所謂大盈若虛也鄭風將仲子大雅抑及周官山虞釋文忍字並音刃忍有刃音故又與牣通史記殷本紀充仞宮室後漢書章八王傳充牣其第牣仞忍並同聲而通用牣仞之通作忍猶忍之通作仞墨子節葬篇冬不仞寒夏不仞暑仞即忍字

鑿齒

猰貐鑿齒九嬰大風封豨脩蛇皆爲民害念孫案漢書楊雄傳應劭注文選辯命論注太平御覽皇王部五兵部三十六引此鑿齒皆在封豨下各本誤在猰貐下又案道藏本劉本朱本猰貐以下六者之注文本分見於下文六句之下文選王融曲水詩序注辯命論注太平御覽皇王部五兵部三十六羽族部十四所引皆如是故鑿齒獸名云云本在下文誅鑿齒於疇華之澤之下自茅本始移六者之注於此文下而次鑿齒之注於猰貐之下九嬰之上則是以已誤之正文改不誤之注文也莊本從之謬矣

疇華之野　青邱之澤

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邱之澤、高注曰、疇華、南方澤名、青邱、東方澤名也、念孫案疇華之野、野、本作澤、故高注云南方澤名、青邱之澤、澤本作野、時則篇云東至青邱樹木之野、是也、今本邱誤作土、辯見時則、高注本作青邱、東方邱名也、今本正文澤野二字互誤、高注東方邱名、邱字又誤作澤、文選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引此作青邱之澤、亦後人依誤本改之、辯命論注引此、正作疇華之澤、青邱之野、又舊本北堂書鈔地部一、及太平御覽地部十八、皇王部五、兵部三十六、資產部十二、引此並作疇華之澤、青邱

之野、又皇王部五、資產部十二、引高注茲作青邱、東方邱、論衡感類篇亦云、堯繳大風於青邱之野、

爲璇室瑤臺象廊玉牀

晚世之時、帝有桀紂、爲璇室瑤臺象廊玉牀、紂爲肉圃酒池、念孫案爲璇室上脫桀字、大戴禮少閒篇注、北堂書鈔帝王部二十、太平御覽皇王部七、引此爲上皆有桀字、

拘無窮之智

今至人生亂世之中、含德懷道拘無窮之智、念孫案拘字義不可通、劉本作抱是也、含懷抱三字同意、

成之迹

取成之迹、相與危坐而說之、鼓歌而舞之、故博學多聞、而不免於惑、陳氏觀樓曰、取成之迹、當依文子精誠篇作取成事之迹、

秉太一者

帝者體太一、王者法陰陽、霸者則四時、君者用六律、秉太一者、牢籠天地、彈壓山川、含吐陰陽、伸曳四時、紀綱八極、經緯六合、念孫案秉太一者、秉字後人所加、下文體太一者云云、是釋上文體太一之義、此文太一者云云、是專釋太一二字之義、太一者之上、不當有秉字也、

且下文陰陽者四時者六律者皆與此文同一例加二秉字則與下文不合矣藝文類聚帝王部一引此作體太一者亦與下文相複文選魏都賦文賦注引此皆作太一者無秉字亦無體字

無原

嬴縮卷舒淪於不測終始虛滿轉於無原高注曰轉化歸於無窮之原本也念孫案正文言無原不言無窮之原高說非也原度也量也言陰陽之化轉於無量也廣雅量諒度也諒與原通宋玉神女賦志未可乎得原韓子主道篇掩其跡匿其端下不能原皆謂不可量度也

漢書王莽傳、功亾原者賞不限、言有無量之功、則有不限之賞也、顔師古注、無原、謂不可測其本原、失之、是古謂無量爲無原、渝於不測、轉於無原、其義一也、

有時

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予有節、出入有時、念孫案有時、本作有量、此涉上文四時而誤也、取予有節、出入有量、量與節義相近、若作時、則非其指矣、且量與長藏爲韻、若作時、則失其韻矣、文子正作出入有量、

外能得人

戴圜履方、抱表懷繩、內能治身、外能得人、發號施令、天

下莫不從風念孫案外能得人本作外得人心高注能得人之歡心正釋得人心三字今本作外能得人卽涉注內能得人而誤此文以繩心風為韻蒸侵二部古或相通秦風小戎篇以膺弓縢與音為韻大雅大明篇以林與心為韻生民篇以登升歆今為韻魯頌閟宮篇以乘縢弓綅增膺懲承為韻管子小匡篇子大夫受政寡人勝任子大夫不受政寡人恐崩心術篇專於意一於心耳目端知遠之證淮南本經篇上下離心氣乃上蒸說山篇欲學歌謳者必先徵羽樂風欲美和者始於陽阿采菱皆其證也古音風字在侵部乃字在蒸部說見唐韻正若作外能得人則失其韻矣文子正作內能治身外得人心

精神

是故神明藏於無形精神反於至眞念孫案精神與神

明意相複、神字即涉上句而誤、精神當爲精氣、淮南一書多以神與氣對文也、文子下德篇正作精氣反於至眞、

身無患

故閉四關、則身無患百節莫苑、莫死莫生、莫虛莫盈、念孫案身無患、當依文子下德篇作終身無患、終身無患百節莫苑、相對爲文、下二句亦相對爲文、脫去終字、則句法參差不協矣、

菱杼

木巧之飾、盤紆刻儼、嬴鏤雕琢、嬴當作蠃、蠃鏤謂轉刻如蠃文、故下句即云詭

文回波也、下文冠蕪瓜纛之理、高注云、纛讀指端纛文之纛、卽其證、詭文回波淌游瀷淢菱杼紾抱、高注曰、淌游瀷淢、皆文畫擬象水勢之貌、菱、芰杼、采實紾戾也、抱轉也、皆壯采相銜持貌也、引之曰菱杼、皆水草也、杼、讀爲芧、字亦作茡、漢書司馬相如傳上林賦蔣芧青薠、張揖曰、芧、三棱也、文選芧作茡、張衡南都賦曰、其草則藨芧薠莞、蔣蒲蒹葭、藻茆菱芡、芙蓉含華、是芧爲水草也、作茡者或字、作杼者、借字耳、莊子山木篇、食杼栗、徐無鬼篇作芧栗、是芧與杼通、晝爲菱杼、在水波之中、故曰、淌游瀷淢菱杼紾抱也、高以杼爲采實、采實卽橡栗、與菱爲不類矣

接徑歷遠直道夷險　蹪蹈

脩爲牆垣甬道相連殘高增下積土爲山接徑歷遠直道夷險終日馳騖而無蹪蹈之患高注曰接疾也徑行也道之阸者正直之夷平也念孫案接徑歷遠當在直道夷險之下此以垣連山遠患爲韻若移直道夷險於下則失其韻矣高注接疾也徑行也亦當在夷平也之下葢正文爲寫者誤倒後人又改注以從之耳文選謝惠連秋懷詩注引此已作接徑歷遠直道夷險則其誤久矣又案蹪蹈當爲蹪陷字之誤也俗書陷字作陥又因蹪字而誤從足蹪與隤同高注原道說山說林脩務並云蹪躓也楚人

謂躓爲蹪、玉篇、陷隤也、原道篇曰、先者隤陷、則後者以謀、又曰蹪陷、今本陷字亦誤作躓於汚壑穽陷之中、皆其證也、

歌舞節

樂斯動、動斯蹈、蹈斯蕩、蕩斯歌、歌斯舞、歌舞節、則禽獸跳矣、念孫案歌舞節、當作歌舞無節、

非強而致之

夫三年之喪、非強而致之、高注曰、非強行致孝子之情也、情自發於中、念孫案非強而致之、強下當有引字、高注當作非強引致孝子之情、今本正文脫引字、注內引字又誤作行、羣書治要引此正作非強引而致之

血流

血流千里暴骸滿野念孫案血流當爲流血流血與暴骸相對爲文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流血兵略篇亦云流血千里暴骸盈場

淮南內篇弟八

淮南內篇弟九　　讀書雜志九

高郵王念孫

主術

謀無過事

是故慮無失策謀無過事念孫案謀本作舉此後人以意改之也舉猶動也慮無失策以謀事言之舉無過事以行事言之若改舉為謀則與無過事三字義不相屬且與上句相複矣羣書治要引此正作舉無過事賈子保傅篇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卽淮南所本大戴禮保傅篇同文子自然篇謀無失策舉無過事又本於淮南也

所守者少

故所理者遠則所在者邇所治者大則所守者少念孫案少當爲小字之誤也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小

通於天道

太一之精通於天道念孫案通於天道本作通合於天今本脫合字衍道字道字涉下句天道元默而衍文子自然篇正作通合於天天與精爲韻天字合韻讀若汀小雅節南山篇不弔昊天與定生寧酲成政姓爲韻大雅雲漢篇瞻卬昊天與星贏成正寧爲韻瞻卬篇瞻卬昊天與寧定爲韻乾彖傳乃統天時乘六龍以御天與形成命貞寧爲韻坤彖傳乃順承天天與生爲韻乾文言時乘六龍以御天也與精情平爲韻楚辭九章瞭杳杳而薄天天九辯瞭冥冥而薄天並與名爲韻凡周秦用韻之文天字多有入耕部者詩易楚辭而外不

可枚舉、若作通於天道則失其韻矣此文上下十八句皆用韻、

不殺

是故威厲而不殺、刑錯而不用、念孫案殺本作試、此後人以意改之也、荀子議兵宥坐二篇及史記禮書並云、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不試猶不用也、若云不殺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皇王部三引此正作不試、文子精誠篇同、

拼棁

無以異於執彈而來鳥、拼棁而狎犬也、陳氏觀樓曰、說

山篇作執彈而招鳥揮梲而呼狗則拼字當爲揮字之譌說文揮奮也

害其鋒　明有不害

晉孫叔敖恬臥而郢人無所害其鋒高注曰但恬臥養德折衝千里之外敵國不敢犯句害此害字因上下文而衍司馬彪注莊子曰言叔敖安寢恬臥以養德於廟堂之上折衝於千里之外敵國不敢犯郢用高注語則犯下無害字明矣故郢人不舉兵出伐無所害其鋒於四方也念孫案害其鋒三字義不相屬害當爲用字之誤也隷書害字作㝵其上半與用相似高注亦當作故郢人不舉兵出伐無所用其鋒於四方也莊子徐無鬼篇作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

兵殺兵亦謂無所用之也又繆稱篇夜行瞑目而前其手事有所至而明有不害案不害二字義不可通害亦當為用夜行者瞑目而前其手是不用目而用手故曰明有不用也說林篇曰夜行者掩目而前其手涉水者解其馬載之舟事有所宜而有所不施施亦用也見原道脩務二篇注

往覿

簡子欲伐衞使史黯往覿焉高注曰覿觀之也念孫案覿訓為見不訓為觀覿皆當為䚍廣雅曰觀䚍視也玉篇䚍七亦切觀也義皆本於高注後人多見覿少見䚍

故靚誤爲覿矣、

民之化也

故民之化也、不從其所言而從所行、念孫案民之化也、本作民之化上也、下句其字正指上而言、脫上字、則義不相屬、文子精誠篇正作民之化上、

樂聽其音

故曰、樂聽其音、則知其俗、見其俗、則知其化、念孫案樂字與下文義不相屬、當有脫文、文子精誠篇作聽其音、則知其風、觀其樂、卽知其俗、見其俗、卽知其化、

業貫

業貫萬世而不壅橫扃四方而不窮高注曰貫通壅塞念孫案業當爲葉聲之誤也葉聚也積也貫累也言積累萬世而不壅塞也方言曰葉聚也廣雅同楚通語也楚辭離騷貫薜荔之落蘂王注曰貫累也廣雅同荀子王霸篇貫日而治詳楊倞曰貫日積日也是葉貫皆積累之意也俶眞篇曰枝解葉貫萬物百族義與此葉貫同原道篇曰大渾而爲一葉累而無根葉累猶葉貫也俶眞篇曰橫廓六合揲貫萬物揲貫猶葉貫也彼言橫廓六合猶此言橫扃四方彼言揲貫萬物猶此言葉貫萬世故廣雅云揲積也高注訓貫爲通失之矣

不與焉

故爲治者、不與焉、念孫案不與上當有智字、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故曰爲治者、智不與焉、脫去智字、則文不成義、高注曰、治在道不在智、故曰不與焉、不與上亦當有智字、則有智字明矣、文子下德篇正作知不與焉

榦舟

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榦舟而浮於江湖、高注曰、榦舟、小船也、越人習水、自能乘之、念孫案古無謂小船爲榦者、榦當爲軨、字之誤也、軨與舲同、字或作𦪇、廣雅曰、𦪇、舟也、玉篇、舲、𦪇與舲同、小船有屋也、楚辭九章、乘

舲船余上沅兮、王注曰舲船、船有牕牖者、俶眞篇越舲蜀艇、不能無水而浮、高注曰、舲小船也、越人所便習、正與此注相同、藝文類聚舟車部、太平御覽舟部、引此並作舲舟、御覽又引高注、舲舟、小船也、皆其證矣、

入榛薄險阻

伊尹、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騵馬而服騊駼、孔墨博通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榛薄險阻也、念孫案險阻上脫出字、入榛薄、出險阻、與騎騵馬服騊駼相對爲文、羣書治要引此有出字、

道之數　不達

不因道之數而專己之能、則其窮不達矣、念孫案道之數、本作道理之數、此後人以意刪之也、下文曰、不循道理之數、又曰、拂道理之數、詭自然之性、原道篇曰、循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皆其證也、羣書治要引此正作道理之數、文子下德篇同、則其窮不達矣、達當爲遠字之誤也、其窮不遠、謂其窮可立而待也、文子下德篇正作遠、氾論篇人章道息、則危不遠矣、語意略與此同、

勇力

由此觀之、勇力不足以持天下矣、念孫案力字因勇字而衍、勇不足以持天下、與上文智不足以治天下、相對

爲文、不當有力字、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七十六、引此皆無力字、下文勇不足以爲强、亦無力字、

豻狠

夫華騮綠耳、一日而至千里、然其使之搏兔、不如豻狠伎能殊也、太平御覽獸部八引此豻狠作狠契、引之曰、狠契皆犬名也、廣雅曰、狠狐狂獚犬屬也、玉篇獀公八切、雜犬也、廣韻同、獀與契通、犬能搏兔而馬不能、故曰搏兔不如狠契也、後人不知狠契爲犬名、而改爲豻狠、豻狠可使搏兔、所未聞也

攝蚤蚊　顛越

鴟夜撮蚤蚊、察分秋豪、晝日顛越不能見邱山、形性詭也、高注曰鵂鶹也、謂之老菟、夜鳴人屋上也、夜則目明、合聚人爪以箸其巢中、故曰察分秋毫、晝則無所見、故曰形性詭也、引之曰、莊子秋水篇鴟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瞋目而不見邱山、司馬本蚤作蚉、云鴟夜取蚉食、崔本作爪、云鵂鶹夜聚人爪於巢中也、爪蚤通用、故崔本作爪、蚤蚉字形相似、故司馬本作蚉、然則蚤蚉二字不得而竝存矣、淮南作蚤、故高氏但言合聚人爪而不言食蚉、後人乃取司馬本之蚉字、增於此處蚤字之下、其失甚矣、秋水篇釋文曰、淮南子、鴟夜聚蚤、察分豪末

許愼云鴟夜聚食蚤蝨不失也、李善注文選演連珠曰、淮南子曰、鴟夜撮蚤、察分豪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高誘曰、鴟鵂謂之老菟、據二書所引、則許高本俱無蚤字明矣、顚越二字、與不見丘山意不相屬、且高注但言晝無所見、而不言顚越、文選注引此、正作瞋目而不見丘山、與莊子同、疑瞋目二字譌作顚且、而後人遂改爲顚越也、撮蚤之說、許高異義、揆之事理、則許注爲雅馴耳、

游霧而動

夫騰蛇游霧而動、應龍乘雲而舉、念孫案上句本作騰

蛇游霧而騰後人以騰與螣同音因妄改爲動耳不知螣是蛇名而騰爲升義本不相複騰與舉亦同義故下句云應龍乘雲而舉改騰爲動則文不成義矣太平御覽鱗介部一引此正作螣說苑說叢篇同說苑作螣蛇遊霧而騰龍乘雲而舉今本騰上有升字此後人誤以騰字屬下句讀因妄加升字也大戴禮勸學篇亦云螣蛇無足而騰

不爲醜飾不爲僞善

是故得道者不爲醜飾不爲僞善念孫案此本作不僞醜飾不僞善極僞卽爲字也古爲字多作僞說見史記淮南衡山傳爲僞下不僞醜飾不僞善極相對爲文故高注云不飾爲美亦不

極爲善也、道藏本劉本朱本茅本皆如是、莊改不極爲不枉、謬甚、後人誤讀僞爲詐僞之僞、而改上句僞字作爲、又改下句作不爲僞善、則旣與上句不對、而又與高注不合矣、且極與飾爲韻、若作不爲僞善、則失其韻矣

重爲惠若重爲暴

是故重爲惠、若重爲暴、則治道通矣、念孫案重爲惠若重爲暴、本無若字、後人以詮言篇云、重爲善若重爲非、故加若字也、不知彼文是言爲善者必生事、故曰、重爲善若重爲非、此言惠暴俱不可爲、則二者平列、不得云重爲惠若重爲暴也、下文爲惠者生姦、爲暴者生亂、郎

承此文言之則惠纍平剡明矣文子自然篇作是故重
爲惠重爲纍卽道達矣無若字

以避姦賊

人主深居隱處以避燥溼閨門重襲以避姦賊念孫案
下避字當作備俗讀備避聲相亂又涉上避字而誤也
呂氏春秋節喪篇姦邪盜賊寇亂之患慈親孝子備之者得葬之情矣俗本備作避亦因上文而誤重門
所以防賊故言備作避則義不可通矣文選西京賦注
引此正作備

員者運轉而無

主道員者運轉而無端化育如神虛無因循常後而不

先也、臣道員者、運轉而無方者、劉本刪去下者字、而莊本從之、非是、說見下、

論是而處當、為事先倡、守職分明、以立成功也、念孫案

臣道員者運轉而無方者、本作臣道方者、其員者運轉

而無六字、則因上文而誤衍也、羣書治要引無此六字、

文子上義篇亦無、主道員、臣道方、方員不同道、故下文

云、君臣異道則治、同道則亂也、呂氏春秋圜道篇亦云、

主執圜、臣執方、方圜不易、其國乃昌、

推而不可為之勢

夫推而不可為之勢、而不循道理之數、今本循誤作脩、辯見原道、雖

神聖人不能以成其功、高注曰、推、行也、念孫案推而不

可爲之埶而字涉下文而衍

不可使言

聾者可令嗺筋嗺筋未詳易林蒙之離亦云抱關傳言聾跛攉筋而不可使有聞也瘖者可使守國而不可使言也念孫案不可使言本作不可使通語今本語誤作言又脫通字筋聞爲韻國語爲韻如今本則失其韻矣太平御覽疾病部三引此正作不可使通語

營事

人主貴正而尚忠忠正在上位執正營事正與政同則讒佞姦邪無由進矣高注曰營典引之曰諸書無訓營爲典

者、營當爲管、字之誤也、隷書管字或作菅、俗書營字作营、二形相似而誤、管事與執政義相近、史記李斯傳曰、管事二十餘年、是也、管典、皆主也、故訓管爲典、秦策淖齒管齊之權、高誘注曰、管、典也、見史記范雎傳索隱、正與此注同、

不可同羣

夫鳥獸之不可同羣者、其類異也、虎鹿之不可同游者、力不敵也、念孫案不可同羣、可字後人所加、鳥獸不同羣虎鹿不同游、相對爲文、則上句內不當有可字、後人熟於鳥獸不可與同羣之文、因加可字耳、

一舉

是故人主之一舉也不可不愼也念孫案此謂舉賢不可不愼舉上不當有一字蓋因下文一舉不當而衍

抓

夫人之所以莫抓玉石而抓瓜瓠者何也無得於玉石弗犯也高注曰玉石堅抓不能入故不抓念孫案抓皆當爲搌字之誤也廣雅搌裂也曹憲音必麥反字從手辰聲辰匹卦反搌之言劈也瓜瓠可劈而玉石不可劈故曰玉石堅搌不能入也方言鋠摫裁也梁益之閒裁木爲器曰鋠裂帛爲衣曰摫郭璞音劈歷之劈義亦與搌同若作抓則非其義矣玉篇抓古華切引也擊也字從瓜此字各本皆誤爲抓

茅一桂不得其解、乃讀為抓痒之抓、其失甚矣、玉篇、抓、側交切、抓痒也、字從爪、

其以移風易俗矣

權勢之柄、其以移風易俗矣、念孫案其以移風易俗矣、文義未足、下文曰攝權勢之柄、其於化民易矣、則此亦當曰、權勢之柄、其以移風易俗易矣、蓋上易為變易之易、下易為難易之易、漢書禮樂志、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易、今樂記脫下易字、辯見經義述聞、顏師古曰、易音弋豉反、是其證也、今本無下易字者、後人誤以為複而刪之耳、

而被甲兵不隨南畝　非所以都於國也

且夫不治官職、而被甲兵、不隨南畝、而有賢聖之聲者、非所以都於國也、騏驥騄駬、天下之疾馬也、驅之不前、引之不止、雖愚者不加體焉、念孫案、而被甲兵、而當爲不、與上下兩不字、文同一例、作而者、字之誤耳、不隨南畝、隨當爲脩、脩謂不治南畝也、隸書隨字或作隓、見漢司隸校尉楊渙石門頌、其右畔與脩相似、故脩誤爲隨、史記趙世家、脩下而馮、脩或作隋、李斯傳、隨俗雅化、隨俗一作脩使、皆以右畔相似而誤、非所以都於國也、都字義不可通、當是敎字之誤、敎都草書相似、韓子外儲說右篇曰、不服兵革而顯、不親耕耨而名、非所以敎於國也、今有馬於此、如驥之狀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驅之不前、卻之

不止則臧獲雖賤不託其足卽淮南所本也

疾風

夫疾風而波興木茂而鳥集相生之氣也念孫案疾風當爲風疾風疾木茂相對爲文意林引此正作風疾

不斵

是故茅茨不翦采椽不斵念孫案斵當爲斲斲字之誤也精神篇作樣桷不斲高注樣采也桷椽也晉語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諸侯礱之大夫斲之士首之以采爲椽而又不斲斂之至也太平御覽皇王部五引此正作斲韓子五蠹篇史記李斯傳並同

不安其性

人主急兹無用之功、百姓黎民顦顇於天下、是故使天下不安其性、高注曰、不得安其正性、僞詐生也、念孫案此注後人所改、性之言生也、性與生義同而字亦相通說見經義述聞周語、不安其生、卽承上黎民顦顇言之、昭八年左傳曰、今宫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竝作、莫保其性、義與此同、高注當云、性、生也、後人熟於性卽理也之訓、故妄改高注耳、下文近者安其性、高注曰、性、生也、故知此注爲後人所改

楫楔

大者以爲舟航柱梁、小者以爲楫楔、念孫案楫楔本作

椄槢此後人以意改之也椄楫竝在葉韻槢在緝韻楔在薛韻椄槢疊韻字也楫楔則非疊韻矣椄槢謂梁之小者對上文大者爲柱梁而言莊子在宥篇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桁楊椄槢也釋文崔云椄槢桎梏梁也淮南曰大者爲柱梁小者爲椄槢也案小梁謂之椄槢故桎梏之梁亦謂之椄槢集韻椄槢梁也淮南子大者爲柱梁小者爲椄槢蓋高注以椄槢爲梁而今本脫之也據集韻引此作椄槢則北宋本尙未誤

脫文二句

無大小脩短各得其所宜羣書治要作大小脩短皆得所宜規矩方員

各有所施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各有所施下有殊形異材莫不可得而用也二句今本脫去下文天下之物莫凶於奚毒然而良醫橐而藏之有所用也卽承莫不可得而用言之則原有此二句明矣凡治要所引之書於原文皆無所增加故知是今本遺脫也

鷄毒

天下之物莫凶於鷄毒念孫案鷄毒當爲奚毒注同此涉上文注內幷讀如鷄而誤也廣雅本草竝作奚毒羣書治要意林及太平御覽藥部七引淮南亦作奚毒急就篇補注引作奚毒則無作鷄毒者南宋本尙不誤

幷方外

或欲平九州、幷方外、存危國、繼絕世、引之曰、幷本作從、從、猶服也、襄十年左傳注、從猶服也、言使方外之國服從也、原道篇曰、從裸國、納肅愼、人間篇曰、王若欲從諸侯、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來北方、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朝冄從駹、定筰存邛、皆是也、後人不達從字之義、遂改從爲幷、不知平九州、從方外、存危國、繼絕世、皆謂撫柔中外、非謂吞幷之也、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從方外、

以刀抵木

是猶以斧劗毛、高注、劗、翦也、以刀抵木也、皆失其宜矣、此言刀可

以剃毛斧可以伐木易之則皆失其宜矣劉本刀作刃非也凡刀劒戈矛之屬皆有刃泛言刃則不知爲何物道藏本茅本竝作刀莊從劉本作刃失之矣念孫案木當言伐不當言抵蓋伐誤爲氏伐氏字形相似後人因加手旁耳說山篇云刀便剃毛至伐大木非斧不剋是其證羣書治要引此正作以刀伐木

以天下之力爭

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爭念孫案爭本作動動謂舉事也慮則用羣策動則用羣力故曰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動今本動作爭者後人依文子上仁篇改之耳藝文類聚

帝王部一、太平御覽皇王部二引此竝作動、

脩通

百官脩通羣臣輻湊劉本作脩同云同一作通莊本從劉本作同念孫案作通者是也藝文類聚引此作脩道道卽通之誤太平御覽引此正作脩通文子上仁篇同韓子難篇百官脩通羣臣輻湊卽淮南所本管子任法篇亦云羣臣脩通輻湊以事其主、

先而不獘

聰明先而不獘獘與蔽同高注曰獘闇秦策南陽之獘幽高彼注曰獘隱也是蔽獘古字通齊語使海於有蔽管子小匡篇作獘是其證道藏本朱本茅本竝作獘劉本改獘為蔽而莊本從之皆未達假借

之義、念孫案先與不槩義不相屬、先當爲羌字之誤也、羌

明也、太平御覽皇王部二引此正作羌、

志達

然而羣臣志達效忠者、希不困其身、念孫案志達當爲

達志寫者誤倒耳、達志效忠相對爲文、汜論篇不能達

善效忠、卽其證、

其主言可行

明主之聽於羣臣、其計乃可用、不羞其位、其主言可行、

不責其辯、劉本作其言可行、而不責其辯、念孫案此當

作其言而可、行、不責其辯、其計乃可用、其言而可行、相

對爲文乃而皆如也道藏本作其主言可行主字因上下文而衍又脫而字劉本而字在可行下皆非也文子上仁篇作其言可行不責其辯

縣法者法不法也

縣法者法不法也設賞者賞當賞也念孫案縣法者法不法也上二法字皆當爲罰與設賞者賞當賞也相對爲文下文中程者賞謂賞當賞也缺繩者誅謂罰不法也今本二罰字作法後人依文子上義篇改之耳

以其言

無爲者非謂其凝滯而不動也以其言莫從己出也念

孫案以其言當作以言其與非謂其相對爲文今本言其二字誤倒則文不成義文子上義篇正作言其

稞

夫寸生於稞稞生於日日生於形形生於景此度之本也高注曰稞禾穗稞乎榆頭芒也十稞爲一分十下當有二字十分爲一寸十寸爲一尺十尺爲一丈故爲度之本也引之曰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稞字稞當爲⿰禾票字之誤也⿰禾票與秒同說文秒禾芒也字或作蔈通作漂又通作剽天文篇曰秋分而禾蔈定蔈定而禾孰律之數十二故十二蔈而當一分今本誤作十二蔈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辯見天文律

以當辰，音以當日，日之數十，故十分而為寸，十寸而為尺，十尺而為丈，彼注云，蔈，禾穗蔈孚榆之芒也，古文作秒，宋書律志曰，秋分而禾穮定，穮定而禾孰，注云，穮，禾穗芒也，玉篇，穮，亡紹切，集韻，秒禾芒也，或作穮，皆其明證矣，又齊策曰，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賣妻子不足償之，史記太史公自序，閒不容翲忽，正義曰，翲字當作秒，秒，禾芒表也，然則標蔈漂翲四字，並與秒同，而穮為標之誤明矣，字彙補乃於禾部增入穮字，音票，引淮南子寸生於穮，穮生於日，甚矣其謬也，莊[illegible]以穮為古累黍字，尤不可解

所謂亾國存亾者

所謂亡國非無君也無法也變法者非無法也有法者而不用與無法等念孫案有法者而不用者字當在上文所謂亡國下與變法者相對爲文今誤入此句內則文不成義

先自爲檢式儀表

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爲檢式儀表故令行於天下念孫案先自爲檢式儀表當作先以身爲檢式儀表言以身爲度則令無不行也下文引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是其明證矣上下文身字凡四見今本身誤爲自自上又脫以字文子上義篇作先以自爲檢式自亦身之誤唯以字

未脫、

心中

内得於心中、外合於馬志念孫案心中、當爲中心、中心與馬志相對爲文、太平御覽治道部五、獸部八引此竝作中心、劉子湯問篇文子上義篇皆同

據除

夫據除而窺井底、雖達視而不能見其睛、引之曰、階除不得有井、除當爲榦、字之誤也、莊子秋水篇吾跳梁乎井榦之上、司馬彪曰、井榦、井欄也、漢書枚乘傳單極之絖斷榦、晉灼曰、榦井上四交之榦、說文作韓云井垣也、

此言據井之欄以窺井底耳

觀其象　遠者治也

物至而觀其象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遠者治也念孫案物至而觀其象象當爲變草書之誤也變與化同義觀其變亦謂觀其變而應之也作象則非其指矣文子上義篇正作物至而觀其變汜論篇亦曰物動而知其反事萌而察其變近者不亂遠者治也文子作近者不亂卽遠者治矣亦於義爲長

美者正於度　建於用

美者正於度而不足者建於用故海内可一也念孫案

美當為羨正當為止建當為逮皆字之誤也文選陸雲為顧彥先贈婦詩佳麗良可羨今本羨誤作美玉臺新詠載此詩正作羨羨謂才有餘也羨者止於度而不足者逮於用謂人主有一定之法則才之有餘者止於法度之中而不得過其不足者亦可逮於用而不患其不及也羨與不足正相反文子上義篇作有餘者止於度不足者逮於用是其明證矣

與臣下爭

君人者釋所守而與臣下爭則有司以無為持位守職者以從君取容是以人臣藏智而弗用反以事轉任其上矣念孫案與臣下爭當作與臣下爭事唯君與臣爭

事是以臣藏智弗用而以事轉任其上也脫去事字則
文義不明文子上仁篇正作與臣爭事

與天下交

智不足以為治威不足以行誅則無以與天下交也念
孫案與天下交當作與下交下謂羣臣也下字上下文凡四見上
文曰法律度量者人主之所以執下舍是則智不足以
為治威不足以行誅矣故曰無以與下交大學曰與國人交下
上不當有天字文子上仁篇有天字亦後人依誤本淮
南加之羣書治要引文子無天字

者欲

喜怒形於心、者欲見於外、念孫案者當爲耆字之誤也、耆欲與喜怒相對爲文、文子上仁篇作嗜欲、是其證、

馬夗於衡下

與馬競走、筋絕而弗能及、上車執轡則馬夗於衡下、陳氏觀樓曰夗字義不可通、文子上仁篇作馬服於衡下、是也、夗本作𦨶、服或作服下半相似而誤、

有爲

是故君人者無爲而有守也、有爲而無好也、念孫案有爲與無爲正相反、且下二句云、有爲則讒生、有好則諛起、則不當言有爲明矣、有爲本作有立、有立而無好謂

有所建立而無私好也、高注無所私好、今本作有爲者、涉下句有爲而誤、文子上仁篇正作有立而無好、

言建之無形也

故善建者不拔、今本此下有注云、言建之無形也、念孫案此六字乃正文、非注文也、故善建者不拔者、引老子語也、言建之無形也者、釋其義也、精神篇曰、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亦是引老子而釋之、後人誤以此六字爲注文、故改入注耳、文子正作故善建者不拔、言建之無形也

謂之塞

故中欲不出謂之扃外邪不入謂之塞莊氏伯鴻曰呂覽作外欲不入謂之閉君守篇據下中扃外閉云云則此句疑當如呂覽念孫案扃與閉皆以門爲喻閉字是也文子上仁篇亦作閉

不伐之言　使自司

故有道之主滅想去意清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責實使自司念孫案不伐之言伐當爲代不代之言不奪之事謂臣所當言者君不代之言臣所當行者君不奪之事也呂氏春秋知度篇代字亦誤作伐案上文云是猶代庖宰剝牲而爲大匠斲也呂氏春秋云是

君代有司爲有司也，則皆當作代明矣，使自司道藏本如是，當從呂氏春秋作官使自司，謂使百官自司其事，而君不與也，故下文云，如此則百官之事各有所守，此文上下皆以四字爲句，脫去官字，則不成句矣，劉本作使有司，文子上仁篇作使自有司，皆於義未安，莊從劉本作使有司，非也，

景桓公　魯昭公　荊平王

衞君役子路，權重也，景桓公臣管晏，位尊也，念孫案公字後人所加，衞君役子路，景桓臣管晏，相對爲文，景桓下加公字，則文不成義矣，又人閒篇故蔡女蕩舟，齊師

侵楚今本侵楚上衍大字辯見人閒兩人搆怨廷殺宰予簡公遇殺身死無後陳氏代之齊乃無呂兩家鬬雞季氏金距郈公作難魯昭公出走案魯昭公之公亦後人所加自蔡女蕩舟以下皆四字爲句魯昭下加公字則累於詞矣又泰族篇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鍾鞭荊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宮案荊平王之王亦後人所加燒高府之粟以下皆五字爲句荊平下加王字則累於詞矣呂氏春秋胥時篇鞭荊平之墳亦無王字

則輕重小大有以相制也

故枝不得大於榦末不得彊於本則輕重小大有以相

制也若五指之屬於臂搏援攫捷莫不如志言以小屬於大也念孫案則輕重小大有以相制也本作言輕重小大有以相制也此釋上之詞與下言以小屬於大也文同一例後人不達而改言爲則上言不得下言則則文義不相承接矣文子上義篇正作言輕重大小有以相制也

其存

所持甚小其存甚大所守甚約所制甚廣念孫案其存甚大本作所任甚大所持甚小所任甚大即下文所謂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也今本所任作其存者其字因

與上下三甚字相似而誤、任誤爲在、後人因改爲存耳、文子作所在甚大、在亦任之誤、羣書治要引文子正作所任甚大、

制開闔

是故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制開闔、念孫案制開闔三字、文義未足、說苑說叢篇作而制開闔、文子作能制開闔、能亦而也、而字古通作能、說見經義述聞能不我知下、二書皆本於淮南、則淮南原文本作五寸之鍵而制開闔明矣、道藏本脫而字、劉續不能改正、乃於制開闔下加之門二字、而諸本及莊本皆從之、謬矣、上言持千鈞之屋、若無之屋二字、則文不

成義此言制開闔則其義已明無庸加之門二字

離

故握劍鋒以離北宮子司馬蒯蕢不使應敵操其厥招其末則庸人能以制勝念孫案握劍鋒以之下脫去一字離字與上下文皆不相屬當是雖字之誤隸書離字或作離說見天文篇爲朝晝昬夜下禹以形與雖相近故雖誤爲離漢書衛青霍去病傳大當戶調雖史記作銅離秦策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今本雖誤作離不使應敵使上當有可字言手握劍鋒則雖北宮黝司馬蒯蕢亦不可使應敵若操其本而舉其末則庸人亦能以制勝也可使與能以文相正對

饑饉

人主租斂於民也羣書治要作人主之賦斂於民也必先計歲收量民積聚知饑饉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車輿衣食供養其欲羣書治要引此饑饉作饒饉念孫案作饒饉者原文作饑饉者後人所改也饒與饉有餘與不足皆相對爲文鹽鐵論通有篇多者不獨衍少者不獨饉若作饑饉則與有餘不足之文不類矣此言人主必知民積聚之多寡然後可以取於民若上言饑饉則下不得言取車輿衣食供養其欲矣後人熟於饑饉之文遂以意改之而不知其與下文相牴牾也

掘穴

高臺層榭接屋連閣非不麗也然民無掘穴狹廬所以託身者則明主弗樂也各本脫則字今據下文及羣書治要太平御覽引補念孫案掘穴本作堀室堀古窟字昭二十七年左傳吳公子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史記吳世家作窟室是也因堀誤為掘後人遂妄改為掘穴耳窟室與狹廬事相類若云掘穴狹廬則文不成義矣羣書治要引此正作窟室又引注云窟室土室太平御覽木部七引此亦作窟室又案民無掘穴狹廬所以託身者道藏本如是劉本作民有掘穴狹廬無所託身者此依下文改也案下文云民有

糟糠菽粟不接於口者，又云，民有處邊城犯危難，澤死暴骸者，此云民無堀室狹廬所以託身者，文與下二條異，不當據彼以改此，且既有狹廬，則不得言無所託身，羣書治要太平御覽引此竝作民無窟室狹廬，則劉改非也，莊依劉本作民有掘穴狹廬，又依道藏本作所以託身者，兩無所據矣，

效善

故古之爲金石管弦者，所以宣樂也，兵革斧鉞者，所以飾怒也，觴酌俎豆酬酢之禮，所以效善也，高注，效，致也， 衰絰菅屨辟踊哭泣，所以諭哀也，念孫案效善，當爲效喜，字

之誤也此以喜怒哀樂相對作善則義不可通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喜

有以

一人跖耒而耕不過十畝中田之獲卒歲之收不過畝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文子上仁篇作仰之而食）時有涔旱災害之患有以給上之徵賦車馬兵革之費念孫案有以之有各本多作無惟道藏本及茅本作有有字是也有讀爲又（淮南通以有爲又史記漢書及諸子並同）言終歲之收僅足供一家之食旣時有水旱之災而又以此給上之徵賦也後人不知有爲又之借字而改有爲無斯爲謬矣莊刻仍從諸

本作撫故特辯之、

人君者、

是故人君者念孫案君字當在人字上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君人者、

以火燒田

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燒田高注曰不得用燒田也道藏本劉本朱本並如是莊本作用不得燒田也非念孫案正文燒字因注內燒田而衍不得以火田謂田獵不得用火爾雅曰火田爲狩是也高注不得用燒田燒讀去聲管子輕重甲篇齊之北澤燒尹知章注曰獵而行火曰燒式照反是也燒字正

釋火字、若云以火燒田則不詞矣王制及賈子容經篇竝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說苑脩文篇同、此卽淮南所本、文子上仁篇亦作不得以火田、

王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

堯舜禹湯文武、句、王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念孫案次句當作皆坦然南面而王天下焉、今本顚倒不成文理、劉本刪去王字尤非、莊本同、

鼛鼓

鼛鼓而食奏雍而徹已飯而祭竈高注曰、鼛鼓、王者之食樂也詩云鼓鍾伐鼛、念孫案鼛鼓而食當爲伐鼛而

食、今作鼛鼓者、涉注文而誤也、周官大司樂曰、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鍾鼓、奏鍾鼓而食、故曰、伐鼛而食、高注引詩鼓鍾伐鼛、正釋伐鼛二字之義、若云鼛鼓而食、則文不成義矣、且伐鼛而食、奏雍而徹、相對爲文、荀子正論篇曰、曼而饋、伐皋而食、（今本伐誤作代、辯見荀子、皋與鼛同、考工記、韗人爲皋鼓、是也、）雍而徹乎五祀、即淮南所本也、玉海音樂部樂器類引此正作伐鼛而食、

伐紂

武王伐紂、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朝成湯之廟、解箕子之囚、念孫案伐紂、本作克

殷、此後人妄改之也、下文解箕子之囚、高注、武王伐紂、赦其囚、執伐紂二字、亦後人所加、下文所述六事、皆在克殷以後、若改克殷為伐紂、則自涖津觀兵以後、皆是伐紂之事、與下文不合矣、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武王克殷、又齊俗篇、說武王執戈秉鉞以伐紂勝殷、搢笏杖殳以臨朝、伐紂二字、亦後人所加、執戈秉鉞以勝殷、搢笏杖殳以臨朝、相對為文、加入伐紂二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下句不對矣、太平御覽兵部八十四引此無伐紂二字、蓋後人熟於武王伐紂之語、遂任意增改而不顧文義、甚矣其妄也、

其所事者多

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有約、故舉而必榮、愚人之智、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矣、念孫案其所事者多、多上亦當有有字、其所守者有約、其所事者有多、兩有字皆讀爲又、又與固已文義相承、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其所事者又多、荀子王霸篇引孔子曰、知者之知、固已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愚者之知、固已少矣、有以守多、能無狂乎、此即淮南所本、

捨其易成者

夫以正教化者、易而必成、以邪巧世者、難而必敗、凡將設行立趣於天下、捨其易成者、而從事難而必敗者、愚惑之所致也、念孫案捨其易成者、當作捨其易成而必成、

者、今本脫而必二字、則與上文不合、文子微明篇正作

捨其易而必成、

仁智錯

故仁智錯有時合、合者爲正、錯者爲權、念孫案故仁智

錯、有時合、當作故仁智有時錯、有時合、

事可權者多愚之所權者少此愚者之所多患

人之情、不能無衣食、衣食之道、必始於耕織萬民之所

容見也、容與公古字通、劉本改作公、莊從劉本非、物之若耕織者、始初甚勞

終必利也衆、句愚人之所見者寡、事可權者多、愚之所

權者少、此愚者之所多患、念孫案事可權者多二句、當

作事之可權者多、對上文物之若耕織者、始初甚勞、終必利也、眾愚人之所權

者少、對上文愚人之所見者寡、各本脫之字人字、則文義不明、此愚

者之所多患、劉本作此愚者之以多患也、案當作此愚

者之所以多患也、對下文此智者所以寡患也、道藏本脫以字也字、

劉本脫所字、

遲利

仁以爲質、智以行之、兩者爲本、而加之以勇力辯慧捷

疾劬錄巧敏遲利聰明審察、盡眾益也、念孫案遲利二

字、義不相屬、遲當爲犀、字之誤也、犀亦利也、漢書馮奉

世傳器不犀利、如淳曰、今俗刀兵利爲犀、自勇力以下、

皆兩字同義、

懷給　棄驥而不式

故不仁而有勇力果敢、則狂而操利劍、不智而辯慧懷給、則棄驥而不式、高注曰、不智之人、辯慧懷給、不知所裁之、猶棄驥而或、[道本藏如是、棄字雖誤、而或字尚未誤、各本或作棄驥而式、或作棄驥不式、皆後人據已誤之正文改未誤之注文也、辯見下、]不知所詣也、懷、佞也、念孫案懷與佞義不相近、懷皆當爲懁字之誤也、懁與儇同、字或作譞、方言曰、儇、慧也、說文同、又曰、譞、譞慧也、廣雅曰、辯、儇、慧也、即此所云、辯慧儇給也、楚辭九章忘儇媚以背衆兮、王注曰、儇、佞也、正與高注同、棄驥而不式、本作

乘驥而或因乘誤爲棄隸書乘或作椉棄或作棄二形相似或誤爲式書皆或式相似後人遂於式上加不字耳或與惑同故高注云不智之人辯慧懁給不知所裁之猶乘驥而或不知所詣也呂氏春秋當務篇曰辯而不當論信而不當理勇而不當義法而不當務或而乘驥也狂而操吳干將也春秋繁露必仁且知篇曰不仁而有勇力材能則狂而操利兵也不知而辯慧獧給則迷而乘良馬也是皆其明證矣獧亦與懁同

專誠

誠身有道心不專一不能專誠念孫案以上文例之則

不能專誠，當作不能誠身，據高注云，不脩其本，而欲得悅親誠身之名，皆難也，則正文本作不能誠身明矣，今作不能專誠者，涉上文心不專一而誤，中庸作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文句雖異義而首句三句則同，

淮南內篇弟九